

伏尔泰在英国时,最羡慕的是文人、艺术家的崇高地位,他说:“在英国,最鼓舞艺术的,就是艺术所受到的尊敬;首相的画像只挂在办公室的壁炉架上,但是我却在二十家住宅中都见到蒲伯先生(英国诗人)的画像。”

不独英国人有这种趣味,我读古书,发现我们的先人在推崇文人、艺术家这一点上并不逊英国人,还是拿挂像来说吧,东汉蔡邕,死后“兖州、陈留间皆画像而颂焉。”蔡邕精通音乐、善书法,是一代大艺术家、大学者,则后汉人之尊崇艺术、学问于此可见一斑。魏晋时代,崇老庄,文人之家常挂庄子的画像,西晋贾谧、石崇、刘琨、潘岳、陆机、陆云等号称“二十四友”,二十四友中有权

挂像

尹荣方

贵、军阀,也有诗人、文学家,二十四友中有一个人叫王粹,一次宴请朝廷名士,家中高挂庄子之像,点名要颇有人望的嵇含写篇“赞”,嵇含挥笔立就,讽刺王粹说:你王生沉沦名利,娶皇帝之女为妻,哪有一点处士的味道?你的宅屋华丽,与出世者的茅屋迥异,你家的池子是人工开凿的,也不是岩石自然之水。然则“画兹象其焉取!”此文一出,自然众人大大惊,而“粹有愧色”。像王粹这样为追时髦,图虚名而挂庄子像的且不说,魏晋时代的人们,真心倾慕庄生且在实际生活上亦向他看齐的大约也并不少,我们猜想这类人士挂庄子像的恐怕并不会少。

白居易、苏东坡的画像人们最爱挂,这自然是因为过去的人们主要是文人对白居易、苏东坡的喜爱。明代的袁宗道不仅喜欢挂白居易、苏东坡的画像,还把自己的书斋取名为“白苏斋”。袁中郎则曾挂李卓吾的像,表示对这位思想家的崇拜。

江南地区,民间过去喜欢挂济公、弥勒、布袋和尚的像,这且不说,明代时,人们还喜欢挂陈眉公的画像,据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所说:“酒楼茶馆,悉悬其画像。”陈眉公是怎样的人呢?此人叫陈继儒,眉公是他的号,明末的隐士,多才多艺,工诗文,善书画,著作极多,学问博杂。不仅酒楼茶馆挂他的画像,甚至穷乡僻壤贩卖小商品的小贩也用他的名字做广告。陈眉公是明代的一道文化风景。

就挂自己最尊重、最欣赏的人物的画像而言,德国哲学家康德只挂法国思想家、文学家卢梭的像,因为卢梭使康懂得尊重“人”;我国清代的郑板桥,爱挂明代徐文长的像,因为徐文长触发了他的艺术才思,他曾刻自题“青藤门下走狗”。书法家周天球挂文征明的画像,且岁时佳节还设仪祭祀,则是因为周天球少年时曾得到文征明的赏识。

近日偶与几位学生谈起画像之事,一人说过去他的桌前墙上挂明星的像,现在则挂韩寒的照片。另一位女生说她挂的是伊能静的照片。学生问我老师家里有否画像,我说没有。学生追问若挂画像,挂谁呢?我说鲁迅,或者闻一多吧。闻一多既是诗人又是学者,搞的学问则是神话与诗,我在学问上走的正是他的路子,所以常看他的书,他的风骨更让我景仰。可惜他的画像难找,等机会吧。说不定哪一天能得到他的画像,而我竟将它挂起来,也未可知呢。

不怕被人笑话,很久以来我不知古琴为何物。直至花甲之年,妻子有缘拜识上海音乐学院广陵散传人戴晓莲教授为师,我才有幸识得古琴。家中有人初学琴,对旁观者来说绝对是种考验。好在古琴声不高,妻子在书房中操琴,我将书房门关上。她拨她的七弦琴,我听我的西洋乐,倒也各得其所。

几个月后的一个周日下午,我躺在沙发上小眯一会。朦胧间,一阵拨弦清音鱼贯入耳,恰似雪天晨晖下,稚雀栖梅鸣雪。清静芳润之感油然而生。琴声来自书房,她故意没关门。“是你弹的吗?”“好听吗?”她从书房探出半个身子,怯怯地问。我说:“蛮有味道的么。”她满脸得意走近我,“依晓得哦,这叫梅花三弄。”我顿时觉得家中气氛高雅起来。从此,书房门再也不关了。

不久,上海音乐学院隔壁的书店搬家,唱片大甩卖。我淘得一盒古琴曲,两片装。是徐元白、黄雪辉夫妇的浙派古琴遗韵。拿来带回家,龙井一壶,篆香一炉,与妻共赏之。从高山流水到渔樵问答,从秋江夜泊到空山忆故人,蔼蔼春风,琅琅环珠;泉注凤翔,龙升雨降;超逸苍霄,逍遥太极;心旷神怡,渐入佳境。我这才明了古人为何视琴为礼乐之翘楚。“琴者,禁也。禁止于邪,以正人心。”“众器之中,琴德最优。能尽雅琴,唯至人。”古人对于琴艺,知之良深,推崇至极。

弦声心语听古琴

傅震

我虽然不会弹琴,但也可学会听其奥章。历来听琴也有文章。宋徽宗赵佶有幅《听琴图》,那静谧致远的空灵,让我们体会古人洒脱超然的性情。李白的《听蜀僧濬弹琴》把我们带到了那“不客碧山暮,秋云暗几重”,以琴诉万般愁肠的年代。从此,徐元白老先生的

这张唱片就成了我唱片库中的至宝,百听不厌。从他的《鸥鹭忘机》中我欣赏:大圣遗弦飞泉鸣,九天玉佩其声锵。从《潇湘水云》里我感悟:猿啸青萝松风意,月露知音高岚情。这倒应了明朝路王朱常涝一句话。他在《古音正宗》里说:“孤于琴理素心有获。当徒宜弦微,协官商而已哉,诚以导养神气,宣和情志焉耳。”



王文治临古册(局部)

在我收藏的黑胶唱片中,中国的唱片公司出版的作品只是一小部分,却有其独特的价值。记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衡山路天平路有中唱上海分公司的门市部,那里绿荫环抱,环境幽静,离市中心并不远,却远离了闹市区的喧嚣,是选购音像制品的一个好去处。我的国产黑胶唱片基本上就是在那里购买的。

重要因素是敬佩她从一个纺织女工成长为歌唱家的传奇经历,可以说这是开放的年代中许多普通人通过奋斗改变自己命运的一个缩影。

如果说,高芝兰教授慧眼识才,是将胡晓平培育成优秀歌唱家的一位伯乐,那么,法国指挥家皮里

本土黑胶随想曲

刘蔚

这些国产黑胶唱片中,特别喜欢那张胡晓平的女高音专辑——《古典抒情名曲——歌之翼》。胡晓平,上世纪80年代蜚声大江南北的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毫不夸张地说,她当年的名声和地位,就像朗朗在当下乐迷中的名声和地位那样。让胡晓平声名鹊起的,是她

松则是促使她的人生发生重大转折的另一位伯乐。80年代初,皮里松到中国排演海顿的清唱剧《创世纪》。接触过皮里松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具有世界级水准而且极其严格的指挥家,《创世纪》中的女高音从北京、广州一路选到上海,胡晓平让他眼睛一亮,最终决定由她担任这部清唱剧中的女高音独唱。演出大获成功。离开中国前,皮里松对文化部的负责人说,你们应该让她出去比赛,这样她对国家都有好处。于是,胡晓平得到了出国比赛的机会,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科达伊-艾凯尔国际歌剧比赛中一鸣惊人,饮誉海内外。

其实,胡晓平在获奖之前,已经在国内乐坛有相当的知名度了。上海人熟悉和喜欢她,除了她那优美飘逸的歌声,另一个

在这张专辑中,胡晓平演唱了比才的《西班牙小夜曲》、舒伯特的《摇篮曲》、德沃夏克的《母亲教

我的歌》、门德尔松《歌之翼》等14首外国抒情歌曲。她那纯净美丽、舒展飘逸的歌声将这些外国歌曲经典演绎得曼妙多姿,给人以极大的艺术享受。

90年代中期,从电视里看到胡晓平回到国内的一次演出,技巧更加纯熟,嗓音也一如既往地优美华丽,但不知为什么,歌声中没有了以往的激情,听来总觉得失去了一些什么。

《管弦乐:黔岭素描》是我喜欢的另一张中国作品专辑。其实,这张专辑中除了朱践耳先生的《黔岭素描》,还有刘敦南的《幻想诗》、马培元的弦乐合奏《怀故乡》,由曹鹏先生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不过,应该承认,

整张唱片听下来,最精彩的还是《黔岭素描》。朱践耳先生用交响组曲的结构手法,将音乐分成了“赛芦笙”、“吹直箫老人”、“月夜情歌”、“节日”四个乐章,生动地描绘了黔东南苗寨侗乡的风俗人情。遗憾的是,《管弦乐:黔岭素描》的录音不理想,声音干涩发闷,多少影响了听赏效果。同样是《黔岭素描》,前几年来,艾森巴赫率领伦敦爱乐乐团在上海演出时,加演了其中的“月夜情歌”,乐队将其演奏得抒情婉转,玲珑剔透,给人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惊艳!

话又说回来,80年代,中国的唱片公司在扶植、推广中国的现当代交响乐作品方面,还是做了一些工作的。《管弦乐:黔岭素描》就收在“中国管弦乐作品”的系列中。

近年来,中国当代交响乐鲜有好作品出现,原因固然有很多,但中国作品需要在中国的乐团、中国的唱片公司和中国的乐迷共同关心和呵护下成长壮大,却是一个很朴实、很简单的道理。

我收集的中国本土制

清乾隆年间书法家刘墉、梁同书、王文治、翁方纲,精研书法,成就甚高,世称“翁、刘、梁、王”。清吴修《昭代尺牍小传》评王文治曰:“梦楼书秀逸天成,得董华亭神髓……”《听松庐诗话》则评曰:“梦楼太守,风流倜傥,书如其人。”可见秀逸天成,风流倜傥,乃王文治书法特色。而笔者所见的王文治行书临古册,则为其中年稍后之作,柔中寓刚,风神独具,颇可珍也。

王文治临古册(局部见图),纸本,24页,纵25厘米,横21厘米。扉页4页,民国书家曾熙以篆书题曰:“梦楼遗墨,壬戌二月朔又三日,雪后寒气更深,展览梦楼先生册子,因题其端。曾熙。”时年为1922年,距王文治书已过135年了。

王文治临历代名家书册,计临王羲之、王献之、虞世南、褚遂良、蔡襄、苏轼、黄庭坚、米芾、赵孟頫、董其昌诸大书家。虽曰临书,却颇多己意,正如梁同书所言:“遇古人碑版墨迹,辄心领而神契之,落笔自有会悟,斤斤临摹,已落二义矣。”此最后二开临董其昌书,文曰:“书家至唐初,欧褚辈出,精采神气,一洗羲献父子面目,东晋规格殆不可复,然杨少师已加人一等矣。其昌。翰墨风流冠古今,鹅池谁不赏山阴,至今虽尚昭陵朽,刻石犹能值万金。乾隆丁未花朝日,梦楼王文治临。”时年为1787年,王文治58岁,为其精力充沛,书艺成熟之时。

此王文治书册,运笔流畅,结体稳健,起承转合,势完意足。贵能参诸家之长,而成一家之法。其中“书、洗、献、翰、鹅”等字的茂密、“初、父、少、不”等字的轻灵,对比颇为强烈。此书骨格劲健,笔多侧势,旨在点划间融入张即之法,意在清秀中增刚健之气。

王文治服膺董其昌,终生取法,偶得董书“快雨堂”旧匾,即悬之斋内,于是忘寒暑,穷昼夜,为书自娱于其间。王文治晚年悟道,旁及禅悦,书亦逾归于平淡,年73岁时,端坐而卒矣!

此王文治临古册为曾熙题签,题跋。曾熙(1861-1930),初字嗣元,更字子缙,号侯园、瓶斋,晚号农髯,湖南衡阳人。光绪二十九年进士,曾主讲石鼓书院,为著名书画家。其书得夏承焘及张黑女神髓,晚年工画,擅山水、松石。与李瑞清情谊至笃,交谊二十余载,并称“曾李”。曾之居曰“游天戏海室”,李之室曰“玉梅花庵”,曾称曾农髯,李称李梅庵,曾、李门生遍天下,书画大师张大千亦列二老门下。李先期而故,曾哭之恸。暮年为诗为书,洗涤凡格,以陶渊明乐天安命之旨,而安度晚年。

铁 VS 水

杨子明

众所周知,铁是硬物,水是软物。不过,铁也不是什么状态下都硬的。在1500℃高温下,铁就会熔化。到3000℃以上,铁就变成铁水,柔软如水。水也不是什么状态下都是软物。在零度以下,水就结成冰,冰是硬物。温度越低,冰块越硬。在零下100℃,冰比铁还硬。铁船泰坦尼克号在寒冬中与冰山轻轻一碰,船体即破裂,终于酿成世纪惨祸。

如果我们不能用变化的眼光看事物,常识就会成为我们的局限,导致在变化中措手不及。

最近,在辰山植物园举行的“新民晚报首届国际兰展”已经结束,“兰之友”大有依依惜别之态,科研活动、学术讨论、摄影比赛和书画展览无日无之。

据沪上地方史志专家谈本地兰展并非始于今日,民国初年老城隍庙内园即有一年一度的“兰花会”。唐诗有“兰生霁后日;花发夜来风”(钱起)之句,清明过了,春雨初晴,城乡老少男女成群结伴:“上老庙看兰花去”。江南以兰为香祖,赏花如祭祖,文化娱乐盛事风雅莫过于此也。

兰香幽远,园门未开,清香已洋溢园外,馥郁袭人,令人陶醉。入园则见人头攒动,摩肩接踵,谁也无法一一近前观赏。

秀逸天成 风流倜傥

王文治行书临古册 童衍方



艺苑清赏



夜光杯

又一收获。我听西洋古典音乐良久,从无诗兴撩起。但听古琴却会诗兴大发。我妻子学古琴时说,学古琴是为了有助于习书法,中国文化是相通的。现在我才信了。前年,我们读书会去杭州游学,晚上,大家围坐在客厅里,学友小林抚琴,一曲平沙落雁,沁人心脾。望着她拨,弹,抹,挑,我诗兴骤起,随即写了一首清平乐:

七弦拨动,纤指翻飞弄。袅袅仙音旋阁栋,落雁平沙寄梦。官商徵角和音,黄钟大吕谐琴;一曲高山流水,潺潺千代传情。

去年,戴晓莲教授举办古韵新春——古琴演奏会,她注重古琴艺术创新,贯以吴语吟颂,唐诗配唱,令人印象深刻。演奏会后,我即作七律一首并由妻子书诗贺她:

山水难归伯牙梦,广陵神续晓莲琴。空山白雪律修性,高燕萍池韵品心。吴语相吟丝竹软,唐诗配唱管弦寻。含章吐曜龙凤曲,天下知音如醉醇。

戴教授满心欢喜,装裱后挂在办公室。

自从我有幸欣赏古琴以来,生活雅趣增添不少。此文结尾时,我心暗许,择个良时吉辰,我要拜我妻为师,操琴也。

古琴与书法颇多相通之处,请看明日日本栏。

十日谈

幽幽七弦情

上海的传统兰展

墨雨

花会每年陈列各地兰蕙名种约五六千盆,高峰时近万盆。名品有仙霞雪、夕阳红、碧玉黄殿春、春黄秋紫……中有一梗十五六花、二十花,四季开花的绝色奇葩,花色花形诡异,世所罕见。兰花会展期,仅半个月左右。当时育花容易护花难,种花一年,赏花不足一月。会上观众如织,汗气蒸薰,十日之后花事阑珊,几乎香消玉殒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犹见鸳鸯蝴蝶派前辈老作家“钊影楼主”包天笑、“紫罗兰庵主”周瘦鹃,“纸帐铜瓶里主”郑逸梅等先生笔记中描写内园(今豫园一部分)兰花会盛况,如今恐已失传。